

《木心遗稿》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一首《从前慢》,让木心的名字被无数人记住。2013年,一套《文学回忆录》让木心成为出圈作家,备受年轻人喜爱,成为一个现象级存在。

十一年前,木心在故乡浙江桐乡乌镇去世,享年84岁。乌镇的木心故居,也成为年轻人旅行的热门目的地。关于木心,推崇有加者很多,但质疑者也有之。真实的木心,还是需要阅读他的作品才寻觅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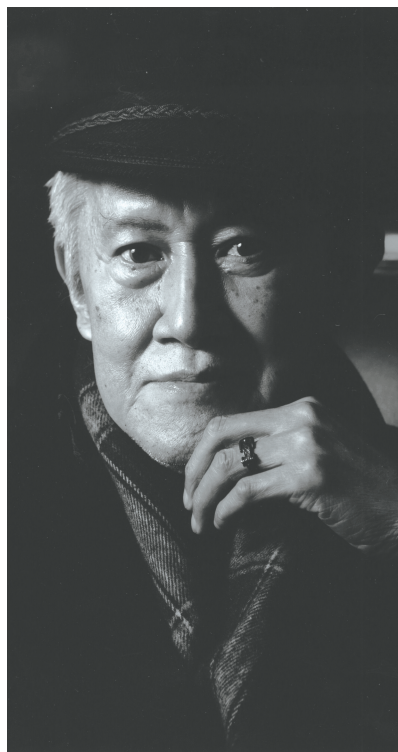
## 木心“私房话”整理出版 他原来是资深“张迷”

### 内容宽泛繁杂 达八十余万字

据木心作品出版方“理想国”介绍,在木心之前已出版的所有著作之外,尚有相当数量的笔记簿与散稿从未面世,估计逾百万字。由于木心通常不注明成稿年份,从内容和字迹推测,小部分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直到他2011年离世。这批遗稿不分章节,殊少有完整的篇幅。内容宽泛繁杂,涉及人名、账单、书单、目录、信稿,还有信手勾画的简单的书籍设计以及他自己的墓园。读者熟悉的俳句、随感、旧体诗、自由诗,约占半数。其余部分,介于杂记、备忘、叙事、忆旧之间,随写随止,像是说给自己听、写给自己看。自2017年迄今历时五年,八十余万字的木心遗稿被多方合作整理出来。

2021年12月,是木心逝世十周年,第一批木心手稿,由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以《木心遗稿》之名先期出版(一套三册)。今后每年会出版若干册。

在已出版的三册中,木心谈及的人物有鲁迅、陶渊明、尼采、莎士比亚、曹雪芹、莫扎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塞



木心 出版方供图

尚、叶赛宁等等。而被他提及最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家是张爱玲,随时想起便说几句。木心也是“张迷”,而且是

老资格的:1943年张爱玲初试啼声,十六岁的木心就读到了她的作品。之后张爱玲的名气在上海快速飞升,“我看了就兴奋、喜乐,到处搜罗她的作品,背诵佳句,都背得出来。”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恋故事,已是文学圈的一桩公案。木心自然也有评述:“胡兰成是政客……逐取眼前利益……只要喜欢就手到擒来。当然,看起来是才子多情。”“最值得致敬的是张后来对胡的绝情,绝得寒彻骨。不出恶声,决不回头,这是爱情上高风亮节,矜贵无比。张爱玲胜了,胜而武。”

### 遗稿像手账 知人论世妙语连珠

《木心遗稿》是小开本,软精装,仿牛皮纸的封面,很像一本手账。他知人论世,妙语连珠。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最放松状态说出的精妙话。比如他说“自然不快乐,机械不快乐,快乐是手工做的”,“我们小时候吃东西,认为红烧是浪漫主义,清蒸是古典主义,油炸是现代派,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对的”,“诸葛孔明的《出师表》,感动无数的读者,就是没能感动阿斗”,“我喜欢冷冷清清地好一番热闹”,“文学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救出自己。书法更险,

是一笔一笔地救出自己”,“个人皆匆忙,历史有的是时间”,“负心是真的,这不奇,奇的是负心之前的真心”,“我追慕健全鲜活的生活上的烈士。嵇康过头了,不好。陶潜太老实,苦死。韩愈,有时候像中学教师、班主任。不多想了,我喜欢柳宗元。”句子虽短,见地尽显,意味悠长。

木心本名孙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82年迁居美国纽约,晚年归根故里乌镇。生前定稿出版有文集13种,即散文小说系列《哥伦比亚的倒影》《琼美卡随想录》《温莎墓园日记》《即兴判断》《素履之往》《爱默生家的恶客》,诗歌系列《西班牙三棵树》《我纷纷的情欲》《诗经演》《巴珑》《伪所罗门书》《云雀叫了一整天》(引发刷屏的小诗《从前慢》即来自《云雀叫了一整天》),答问录《鱼丽之宴》。逝世后,另有“世界文学史讲座”被整理成《文学回忆录》一书(即听课学生陈丹青笔记),以及作为《文学回忆录》补遗的《木心谈木心》。陈丹青说,木心跟他聊过不少私房话,无遮无掩。“当年我要他写下来,他就咄道:喔哟,这种话讲过拉倒,写它干嘛?如今遗稿在眼,他到底还是写了,而且很不少。”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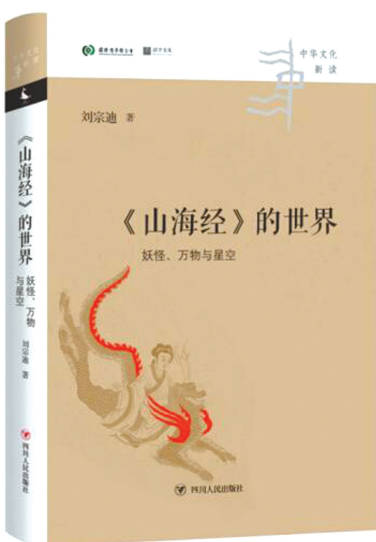
## 为怪物卸妆,为神话祛魅

□林赶秋

远的不提,至少打西汉人司马迁开始,《山海经》便跟“怪物”纠缠不清了。其《史记》云:“《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东汉人王充引此句为:“《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接着,王氏解释司马氏的言外之意道:“夫弗敢言者,谓之虚也。”《史记》之所以不记述《山海经》里的那些怪物,是因为司马迁觉得它们是虚妄的、假的、不可信的。这个观点至今仍占主流。

主流之外,当然也不乏视《山海经》之怪物为名物的人。比如《〈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与星空》一书的作者刘宗迪,就明诏大号地认为:“《山经》中没有怪物。那些所谓怪物,原本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平常动物,书中那些如同异形般的怪兽,你在今天的动物园、水族馆中大都能见到。”例如《南山经》:“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鳃(qū)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魃(lù),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讲得奇奇怪怪的,实际上指的就是穿山甲。《本草纲目》称穿山甲能“消痈肿”,和“食之无肿疾”并无二致。

倘若模仿《山海经》的语言来描述我们身边常见的动物,照样会云里雾



《《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与星空》

里不知所云。清人汪日桢《湖雅》载:“时适多蚊,因仿《山海经》说之云:‘虫身而长喙,鸟翼而豹脚。’……设依此为图,必身如大蝠,有长喙,背上有二鸟翼,腹下有四豹脚,成一非虫非禽非兽之形,谁复知为蚊者。”因此,我们亦可反向思维:后世读者之所以视《山海经》之物为“怪”,乃是迷惑于其描述的奇诡。换言之,一旦破译了《山海经》

的语言密码,破除了对古人的“文化误解”,就能“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把大众眼中的怪物志《山海经》还原成“一部基于实地调查、旨在服务于国计民生的物产志”“国土资源志”或“地理博物志”。

其实,这种借熟悉的动物特征进行比拟而拼凑出陌生动物样貌的描述方式并不是《山海经》所独有的。古今中外,“人类一直就是用这种方式介绍、描述陌生动物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博物志》中,都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描述异域动物。考证这些动物究竟是现实中何种动物,成为后来的西方历史学家和博物学家的难题。其中很多被后人当成了怪物,正如《山经》中的动物被后来的中国人当成怪物一样。”基于此,刘宗迪抱着“到后台看妖怪卸妆”的探索心态,为读者揭示出《山海经》种种怪物的本来面目:瓜子像“人手”的“鸛(zhū)”其实是猫头鹰,“其状如人”、其鬃如猪的“猾褢(huá huái)”其实是熊……

为“怪物”卸妆,并非刘宗迪的终极目的。他借此机会,还想拷问师心自是的现代人。这些人普遍缺乏柏拉图似的自省:“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在梦

中观察事物,以为自己完全认识这些事物,然而,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一无所知。”因此,刘宗迪特别强调:“切不可低估古人对事物形象的观察能力和了解程度,而轻易地将《山海经》中不合乎自己常识的记载皆归之于古人的无知。有时候,无知的可能不是古人,而恰恰是我们自以为无所不知的现代人。”

长久以来,《山海经》除了深受怪物爱好者的喜爱之外,也颇受神话研究者、文学史编撰者的珍视,“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史地位”。刘宗迪通过自己的祛魅式研读,却认为《山海经》“大概是古书中最不具有文学色彩的了”,也“实在算不上什么神话典籍、小说之祖”。《西次三经》“丹水出焉……以御不祥”可算是《山海经》全书中最具文学意味的一段,乍看之下,也极富神话色彩,刘宗迪却指出,其描述的不过是温泉场景和泉华现象罢了。

相对刘宗迪以往的大部头专著《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而言,《〈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与星空》不但篇幅短小、图文相彰,整体风格也较为浅显而有趣,既适合雅俗之共赏,更可作《山海经》入门之指南。